



黑螞蟻

还珠楼主◎著

民國走陝水說興藏齊庫
水說興藏齊庫民國走陝
齊庫民國走陝水說興藏
民國走陝水說興藏齊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黑螞蟻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蚂蚁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6702 - 8

I. ①黑…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2514 号

点 校: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5 字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还珠楼主小传

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更名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晚年又改笔名为李红。四川长寿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李家世代为官。其父元甫，进士出身，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为人清廉正直，厌恶官场肮脏黑暗而弃官归里，设馆授徒。其母周家懿，四川成都人，也是大家闺秀，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聪明过人，三岁开始读书习字，五岁便能吟诗作文，七岁能写丈许长对联。九岁时更写出了五千言的《“一”字论》长文，被誉为“神童”，并获得了长寿县衙颁发的“神童”大匾，此匾高高悬挂在李家祠堂。可知李寿民具有惊人的天赋且受到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基础。不幸十二岁丧父，家道中落，家计难以维持。其母携带李寿民及两弟、一妹，顺江而下，至苏州投奔亲友，幸得其父之门生故旧慷慨周济，勉强度日。李寿民也得以就读于著名的草桥中学（今苏州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一直高出侪辈，名列前茅。

在此期间，李寿民坠入了初恋的情网。恋人名叫文珠，比李寿民大三岁，为邻右之女。虽非绝代佳人，却也相貌清秀，性格温柔，尤善琵琶弹奏。李寿民爱听文珠弹琵琶，文珠则爱听李寿民摆四川“龙门阵”。一来二往，两小无猜，爱苗在不知不觉中茁壮成长。然而这段恋情却只见开花而未能结果。原因在于李寿民家境贫寒，又是长子，故从二十二岁起，便不得不停止学业，为养家糊口而开始浪迹江湖。起初尚与文珠有鸿雁传书，渐至鱼沉雁杳，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沦落到烟花柳巷。这是李寿民的终生之痛，致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作燕婉之

想。据说他的小说《女侠夜明珠》，就是为纪念文珠而写的。

李寿民的首个落脚点是天津，而天津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仅使他找到了终身伴侣，而且成为他作家生涯的起点。李寿民初到天津，经人介绍，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因其才气横溢，中文功底深厚，深得傅作义赏识。傅作义的英文秘书为段茂澜，是留英学生，与李寿民一见如故，义结金兰。由于李寿民生性散漫，不惯军旅生活，且性格强傲，不肯唯命是从，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上司，故不足一年，便拂袖而去，据说还留下一首打油诗，对傅作义冷嘲热讽。傅作义也有过人度量，一笑了之。此后李寿民的职业很不固定，做过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秘书，天津《天风报》的编辑、记者，还为名伶尚小云写过剧本并结为金兰之契，又曾以“木鸡”（取意于典故“呆若木鸡”）和“寿七”（“寿”指长寿县，“七”指排行老七）的笔名发表短文，接着又进入天津邮政局，当了一名小职员。由于小职员的薪金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又经人介绍，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孙仲山公馆的家庭教师，为其子女教授国文和书法。不料这一来，却给李寿民带来了桃花运，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孙仲山是一个暴发户，他与李寿民为小同乡。当李寿民进入孙公馆时，正是孙仲山生意的鼎盛时期，其大中银行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开有十三个分行，其带花园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占地达二十余亩。孙家二小姐孙经洵，比李寿民小六岁，虽貌不惊人，但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性格坚强。起初，李寿民因初恋的隐恨未消，心如止水，对孙经洵并未在意；而孙经洵乃大家闺秀，对于李寿民这个憨厚的老师，也没有一见钟情。然而不知为什么，两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引力，既搅动了李寿民止水般的心境，也搅乱了孙经洵小姐矜持的芳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时陷入了情网。

那时正值民国初年，社会风气虽然有所开放，但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他们的恋爱仍如张君瑞与崔莺莺那样，只能在暗中进行。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恋情终于被孙仲山发现。孙仲山首先以“门不当，户不对”以及“师生相恋，败坏家风”来训斥女儿，结果无效；然后又以“只要李先生与小女一刀两断，要多少钱不成问题”利诱李寿民，又遭到李寿民严词驳斥。于是孙仲山便下了个杀手锏，将李寿民炒了鱿鱼，以为如此便可斩断这对恋人的情丝。

然而爱情犹如燎原之火,是很难扑灭的。他们居然想出了一个传递情书的绝妙办法:双方将情书用橡皮膏贴在孙仲山上下班乘坐的汽车号牌后面,李寿民等孙仲山上班后到大中银行门口取信,孙经洵则在孙仲山下班回家后取信。孙仲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专车倒成了女儿与李寿民的邮车,自己也被迫当了一回红娘。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孙仲山自然怒不可遏,一个耳光将女儿打倒在地。这一耳光不仅没有打消孙经洵婚姻自主的决心,反而打得她离家出走。

孙仲山在气走女儿后仍不善罢甘休,必欲置李寿民于死地。他仗着财大气粗,买通了英租界工部局,将李寿民投入监狱。幸亏段茂澜精通英文,李寿民又未犯法,经段茂澜从中斡旋,李寿民便获释放。孙仲山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将李寿民告到天津法院。1930年11月的一天,法院开庭审判。因为案件属于桃色事件,控告人又是大中银行老板,故记者云集,法庭座无虚席。但孙仲山不敢出庭,派其长子孙经涛作为代表。当审判到关键时刻,孙经洵突然出庭做证,大声说道:“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与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本来就同情妹妹的孙经涛,更是无言以对。于是法官当即宣判李寿民无罪。此案在当时的天津曾经轰动一时,家喻户晓。李寿民后来即以此事为素材,写成了小说《轮蹄》(又名《征轮侠影》),这也是李寿民唯一的一部言情小说。此案虽了,但翁婿之间的怨恨却终生未解,互不往来。据说《蜀山剑侠传》中那个生相丑恶、专吸人血而神通广大的绿袍老祖,就是影射孙仲山的,足见李寿民对岳丈的怨恨之深。

李寿民为了与孙仲山赌气,也为了报答孙经洵坚贞不渝的爱情,发誓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因此在官司打赢后并没有马上成婚,而是想方设法赚钱。直至1932年2月5日,李寿民与孙经洵才正式结婚。婚前孙经洵特至医院做了妇科检查,证明身为处女,并登报声明。新居选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尚小云赠送了全套家具。婚礼采用西洋式,相当隆重,主婚人为段茂澜,为新娘执婚纱者为袁世凯的孙女袁桂姐(后来认为义女)。婚后不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夫妻始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并养育了七个子女。李寿民为了感激至友段茂澜,七个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澜之字“观海”中的“观”字,即观承、观芳(女)、

观贤(女)、观鼎、观淑(女)、观洪、观政(女)。

1932年是李寿民时来运转的一年,在这一年,红鸾星和文昌星同时在他头顶上高照。新婚不久,天津《天风报》老板鉴于他曾在该报做过编辑和记者,又不时发表短文,文笔优美动人,便请他写一部连载小说。李寿民虽未写过小说,却自信可以胜任,于是一口答应。写什么呢?他立即想到了武侠小说。首先,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北方大行其道,十分流行;李寿民也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其次,李寿民从七岁起,三上峨眉,四登青城,总共在山上生活过一年半,对这两座名山的一丘一壑、一涧一水、一草一木、一观一寺,无不了如指掌,并做过详细笔记,画过游览草图;同时结识了不少和尚道士,听了不少新奇故事,还学会了练功练气。这一切都是武侠小说的极好素材。那么使用什么笔名呢?李寿民觉得“木鸡”只是自我调侃,“寿七”又有点粗浅,一时委决不下。这时孙经洵说话了:“寿民,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还珠”既是一个典故,又暗指李寿民的初恋对象文珠,可谓妙不可言。李寿民既佩服爱人的才思,又感激她对自己的理解。因此从当年的7月开始,便以还珠楼主的笔名,在《天风报》上连载《蜀山剑侠传》。不料作品一经发表,《天风报》的发行量便直线上升。不久,天津励力印书局(后改名励力出版社)又将该书结集出版,销售依然火爆。于是还珠楼主一鸣惊人,文名鹊起。从此一发不可复收,此书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总字数将近五百万,还没有写完。《蜀山剑侠传》一炮打响后,又陆续推出了《青城十九侠》《蛮荒侠隐》《边塞英雄谱》《云海争奇记》等,皆大受欢迎。

李寿民为了更大的发展,便带着天津给他的两大礼物——终身伴侣和作家名望,移居古都北平,并置了房产,成为职业作家,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除了续写在天津的未完之作外,又陆续推出了《轮蹄》《皋兰异人传》《天山飞侠》等。至日寇侵占北平时,李寿民已经推出了八部小说,成为一位享誉平津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名声,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先是汉奸周大文请他出任日敌电台伪职,被他一口拒绝。接着,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亲自出面劝驾,仍遭拒绝。事有凑巧,有徐姓出版商看准了出版李寿民的作品可获厚利,欲将其出版权从天津励力出版社挖过来,也遭到了李寿民的拒绝。姓徐的一怒之下,便托其为日寇当翻译的亲戚,在日寇面前诬

陷李寿民为“重庆分子”，加上李寿民两次拒绝出任伪职，于是被日寇投进了牢狱。在狱中的七十多天里，李寿民受尽了各种酷刑，如鞭笞、灌凉水、用辣椒面揉眼睛等。李寿民的获释也颇有戏剧性，除了孙经洵四处求亲托友斡旋外，还与他精通卜卦有关。一个日军大佐请李寿民为其算卦，竟算得丝毫不差。加之日本人又找不出李寿民为“重庆分子”的任何证据，才被释放。李寿民本来颇通气功，身强体壮，经过七十多天的酷刑折磨，身体几乎垮掉。其视力损伤尤为严重，以致后来只能写大字，不能写小字，创作全凭口述，由秘书记录。

李寿民出狱后，略作休养，为了躲避日寇和汉奸的再次迫害，便只身逃到上海。上海人本来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所以此前李寿民的小说只在北方流行，在上海少有读者。因此李寿民初到上海时，仅靠卖字糊口，无力养家。后被颇有眼光的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发现，为他安排了住处，请他继续写作，并约定由正气书局全权出版。于是李寿民迎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除了续写平津未完之作外，又推出了二十几部新作，如《武当异人传》《柳湖侠隐》《峨眉七矮》《蜀山剑侠传新传》《冷魂峪》《北海屠龙记》《虎爪山王》《黑孩儿》《青门十四侠》《关中九侠》《万里孤侠》《蜀山剑侠传后传》等。一向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上海人，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一下子迷上了李寿民那充满了奇思妙想的新神魔小说和新武侠小说，以至出现了“还珠热”的盛况。李寿民在上海的知名度不仅超过了平津，而且盖过了所有上海作家。由于他的小说都是边写边分集出版，所以每当新作一出版，书店门口便会排起长龙。他的巨著《蜀山剑侠传》还被改编为京剧连台戏，在大舞台久演不衰。由于作品广受欢迎，供不应求，李寿民子女又多，家累甚重，不得不同时口授几部小说，每天都在一万字以上。而各部小说的众多人物和故事（如《蜀山剑侠传》有上千人物和上百故事）却井井有条，纹丝不乱，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才情出众，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这种巨大的压力使他染上了烟霞癖，成为他后来生活的一大祸害。

直到抗战胜利后，社会初步安定，李寿民的稿酬也相当丰厚，才把家眷由北平接到上海，全家得以团聚。

然而正当李寿民踌躇满志的壮年时期，其创作事业也进入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却因时局的巨变而使其创作之路走到了尽头。一向风

行民间的武侠类小说,似乎突然变成了洪水猛兽,“谈武侠而色变”的气氛笼罩于九州大地,图书馆也通统将其束之高阁,禁止借阅,以至于武侠类小说完全销声匿迹。这就是李寿民的大部分小说皆被腰斩、成为断尾蜻蜓的唯一原因。这是李寿民无可弥补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无可弥补的遗憾!

李寿民的最后十来年,一度暂居苏州,旋又移居北京,都是在惶恐中度过的。他虽然没有被戴上什么政治“帽子”,并前后任上海天蟾京剧团、总政京剧团、北京京剧三团的编剧及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为剧团写过不少剧本,但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笼罩在他的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数十部小说似乎都变成了深重的罪孽,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更像是变成了憧憧魔影,使他挥之不去。于是他把自己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一本不剩。这种恐惧感和负罪感,使他犹如惊弓之鸟,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这倒帮了他一个大忙,使他在那场“放长线钓大鱼”的政治阴谋中没有上钩,保持沉默,从而侥幸成为“漏网之鱼”,逃过了一劫。然而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那“批判的武器”的致命一击。1958年6月,一篇《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的文章,便把他打成了脑溢血,虽经抢救脱险,终造成左半身偏瘫,生活无法自理,自此辗转病榻两年有余。当他口述完历史小说《杜甫》,秘书以工整的钢笔小楷记录下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的描写时,李寿民对妻子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第三天,即1961年2月21日,还珠楼主终于与世长辞,终年只有五十九岁,恰与一生坎坷的中国“诗圣”杜甫同寿。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李寿民虽然一生坎坷,结局凄惨,但他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古老的文明祖国。他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总计达一千七百万字的四十部小说,还有几十个京剧剧本。他的《蜀山剑侠传》更荣登于香港和内地两个专家组评出的两个“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之上。他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新神魔小说,为中国小说增添了一枝璀璨的奇葩。他的小说曾为一代人所着迷,并将永世流传。

裴效维

2011年12月15日于北京蜗居

目 录

还珠楼主小传	裴效维	1
第 一 回 穷途遇救人蛮荒		1
第 二 回 森林之花		14
第 三 回 椰树林中听狮吼 月明林下起蛮讴		29
第 四 回 容易度良宵 转眼间杨柳岸 晓风残月		43
第 五 回 凶犀过境		53
第 六 回 奇景初呈		64
第 七 回 口袋谷烈火炼群犀		76
第 八 回 蟒窟中的香涎		88
第 九 回 山寨惊变		95
第 十 回 绝怜弱质无双女 旧约三生愿已虚		106
第十一回 报亲仇忍痛嫁蛮王		120
第十二回 智伏神巫		134

第十三回	森林中的危机	145
第十四回	刻骨相思谁与诉 连床赖有素心人	160
第十五回	恐怖开场	177
第十六回	森林鬼啸 狮声魅影	189
第十七回	花影当窗人未起 枝头好鸟叫春晴	202
第十八回	食人恶鬼	213
第十九回	蛮女么桃之谜	227
第二十回	森林中的女兵	242
第二十一回	杀人崖旁的奇景	254
第二十二回	古洞中的凶人	265
第二十三回	戮凶顽义释白衣女	278
第二十四回	地叱天鸣 欣逃烈火 泉甘土沃 又警凶蜥	292
第二十五回	树皮警报	306
第二十六回	问真情森林涉险	315
第二十七回	毒蚁围攻	327
第二十八回	悲欢离合总结全书	338

第一回

穷途遇救人蛮荒

云南腾越西南，滇缅交界，重山峻岭绵亘杂沓，溪流泉瀑纵横交错。其中都是亘古无人的荒山野地，森林甚多，往往回环数百里不见天日。除却林中藏伏的各种毒蛇猛兽之外，更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虫蚁，俱都凶毒已极，沼泽间的瘴气又重，休说孤身行旅，便是大队人马带了兵器、食粮想要横冲过去也办不到。为有种种危险灾害，常人从来不敢深入。但这里面财富甚多，非但珍贵药材、兽皮多到无数，更有荒金、石油好些天然富源埋藏在内。一些贪利的山野土人把那大片森林认作衣食父母，虽不敢犯了奇险深入腹地，每当雨季过后也常结伴裹粮入内，大都走进个十里八里，将所采掘猎取的贵重物事得到手中，立时急赶回来。每去之前都是战战兢兢，戒备甚严，一路东张西望，探索前进。一经得手上了归途，便如死里逃生，去之惟恐不速。

这类古森林中多是千百年以上大树，上面枝叶重叠交错，互相盘结，密压压难得见到一线天光，光景昏暗。许多地方非人的目力所能看出。那林木最密之区暗如深夜，静沉沉不透风雨。去时带有特制的灯火，从头到脚均有防御，这一往返照例不眠不休，稍微耽搁时久，便择空旷之处分班小睡。睡时人用特制大皮囊吊向树上，外面放上许多专避蛇虫的草药，另由不睡的人代为守望。这样比较虽要减少一点劳苦，可是人少不行，还要去过多次，识得地理，或由常时往来森林的老土人做向导才能办到。否则，林中树木十九相同，终年黑暗，又无日夜之分，稍一疏忽便认不出东西南北，一旦迷路，便活活困死在内。又易着火，那几处休息停留之地常人先寻不到。就这样一个不巧遇到毒蛇大蟒，或是林中潜伏的猛兽，仍难免于伤亡，能够保得全数平安归来的简直极少。其实土人拼了性命、卖尽苦力，所得十九被人巧取豪夺了去，落到手里并没有多少。遇到雨季连衣食都混不上，能获小康的千百人中也挑不出几个。

自来采办林中物产的，多是几个土豪猾商主持其事，在国境交界设肆交易。有那心稍平一点的，专收零星土人自家拼性命换来的林中物产，虽然计物所值，所给不足八之二三，把人家应有利益几于全数剥削了去。土人多半勤劳耐苦，长于冒险，年月一多，还能积蓄起来顾全衣食，偶在无意之中采掘到几样珍贵之物更是运气。为了言语不通，天性诚朴，受欺已久，只要肯卖力气，一样可以成家立业，习久相安。那些猾商虽有心计巧取，不劳而获，彼此交易尚凭心愿。除同行暗中勾结，一家不要家家不收、故意挑剔、颠倒贵贱，使前后物价不同、骗取暴利而外，尚无打骂欺凌强夺之事。那极少数的小康之家便由此成立。那被土豪恶霸雇用，或用巧计骗卖为奴的土人却是凄惨已极。非但多么贵重之物都要全数交上，平日还要受那鞭打虐待。所得不多，或是空手回来，打完一顿藤鞭，连饭都不许吃饱。遇到雨季，还要代主人耕种土地，终岁劳苦，直到老死。或在森林之中被毒蛇猛兽咬死了事，永无翻身之日。土人偏又迷信鬼神，无论受雇为奴，均被主人威胁利诱，使其杀鸡折箭立下重誓，明明受尽虐待压榨，心中只管悲苦，极少逃亡反抗。而这些坐享现成的豪霸全都富比王侯，威势惊人。

有那最工心计的惟恐土人怀恨，见到珍贵物产故意不为取回，只采掘一些不值钱的寻常东西回来敷衍，并还聘有武师打手和有本领的恶奴监督前往，果然所得更多。于是大家学样，都用重金厚礼，聘请有本领的人相助，领了土人入林觅取。这班领头的武师恶奴大多贪残凶横，地在国境交界、深山之中，又无人管，稍不如意，随便杀死，任性鞭打，更不用说本身还要抽头，隐没一些。聪明一点的土人知道巴结，寻到贵物偷偷献上，几次过去，讨得欢心，样样均可随便，还好一点，忠厚一点的便吃足了苦头。可是那森林方圆好几百里，地，在高丽贡山西南、黄工岭深山之中，人能走进去的只有一条路。为了形势奇险，休说林内，便那来路山口，数十里山径野地，也是奇禽猛兽、毒虫蛇蟒出没之区，危机四伏，一不小心照样送命。照例第一天赶到森林边界，在附近山洞中住上半日，养好精神，再往林中走进。沿途采掘猎取，直到一片能透天光、广约数十亩的湖荡旁边为止。前面林木越密，无法再进，从来无人走进十里以外。本来是做这一行苦业的不是土人，便是蛮人，没经过的人也受不了那样艰险劳苦。

主持中最有名的人号称四大家，三大家均是云南省的富豪，内有

一家姓孟的乃金牛寨的土司,为首寨主名叫孟雄,据说是诸葛武侯所擒蛮王孟获之后。虽是蛮人,因其娶有一个续弦妻室名叫牛凤珠,原是一个客死异乡的镖师之女,生得十分美貌,平日爱若性命,渐渐染了汉人风俗,也颇欢喜汉人。所居原在腾越城外山野之中,为了性喜打猎,时带爱妻常往森林边界猎取鸟兽,偶然也同土人入林探险,采取荒金药材之类。但他另有地方,与另三家去处不同。这日打猎回来,因听有一贵官去往寨中拜望,忙带几骑人马当先赶回。牛凤珠率领大队人马随后跟去,中途遇见大雨,去往庙中暂避。刚一坐定,便见四个官差拿了弓刀,冒着大雨,往殿旁驰进。随听和尚说来人是追两个逃犯,听说犯人武功颇好,只为生有重病,又受官刑,刚由邻县押往省城投案,不知怎会被他逃走,来到庙后厨房内偷吃了些东西,藏向草堆里,被人看见,知道早来搜捉逃犯之事,恐受连累,前往报信,如今官差赶来,就要捉去等语。

凤珠见那官差,还有三人,拿着两副枷锁,看去又重又大,守在对面廊下,一个个横眉竖目,其势汹汹,看来已不顺眼。那三个该死的官差又朝凤珠不时指点说笑,以为对方山寨妇女,说笑无妨,不料犯了凶星。凤珠见那三人似在评论自己头脚,神态轻狂,鬼头鬼脑,本就有气,想要发作。忽听鞭打喝骂之声,转眼一看,乃是两个少年犯人已被先四官差用铁链锁住,连打带踢,在大雨地里横拖倒曳,喝骂而来。那两少年俱都面有病容,被人反拷双手,戴了锁链,身上衣服也被打破,露出白肉红伤,有的地方业已见血,骨头却硬,也在厉声回骂。听那口气仿佛为抱不平,打伤豪绅狗子,被对头诬良为盗。别的人声杂乱没有听清,不由起了同情之念。

凤珠二次想要发作,和尚正送茶来,笑说:“这两人把省城将军的女婿打伤,此去休想活命。两个穷人敢和富贵人家作对,胆子也太大了。”凤珠闻言心中一动,又见两犯人业被官差戴上重枷和脚镣手铐,正在打骂议论,内一少年犯人人最昂藏,骂得最凶,连挨了好几十鞭仍不住口。为首官差非要打得他住口才罢,余人正在做好做歹,看意思似因案情重大,恐生意外,乱哄哄正闹着一团。恰巧另一少年犯人好似力竭声嘶,倚在壁上,朝众官差怒视,偶然也跟着骂上几句。忽然回过头来,凤珠正立殿前廊下注视,双方目光恰巧相对。和尚业已遣开,凤珠忙用二指按着嘴唇,使一眼色,将头微摇。少年犯人立时会意,忙

将同伴碰了一下，嘴皮微动，也不知说些什么，二人同时住口，不再咒骂，众官差也自停手。一个官差假装好人，并还问和尚讨了碗茶水递过，由此目光一齐转向正殿这面，神情越发轻薄，交头接耳，说笑不休。

凤珠所带蛮兵均在偏殿避雨，身旁只有四个贴身蛮女。主仆五人本就年轻美貌，南荒天热，穿的又是蛮装，凤珠原是汉人还好一些，那几个山女年纪既轻，周身又未穿甚衣服，只上身一件云肩遮着双乳，下面一条莲叶短裙，一身雪肤花貌倒有大半裸露在外。这班虎狼色鬼一样的官差调戏民间妇女本是家常便饭，越看越起劲，为首两个竞相绕着长廊走往正殿来找便宜。总算和尚看出不妙，在旁警告，同时瞥见偏殿之中矛影刀光和一些奇装异服、貌相凶猛的蛮兵，想起孟家土司的威名，连当地官府俱要怕他几分，这几朵鲜花都有毒刺，招惹不得，这才息了妄念。

南荒暴雨照例来得也快，去得也速。下时仿佛天河倒倾，瀑布也似，一阵风过，当时云散雨收，满地奔流转眼都尽，头上天色反更鲜明。这时日色业已偏西，天是一色澄碧，只有小小两片白云在天边缓缓浮沉。殿前花树上雀鸟交鸣，繁阴满地，大雨之后甚是凉爽。天一放晴，对面官差便押了犯人起身。凤珠见那两个少年业已疲惫不支，拖着数十斤重的重枷重锁，一颠一拐，踏着地上雨水，走得十分狼狈，越发激动义愤，忙命心腹蛮女暗下密令，先命几个蛮兵偷偷尾随下去，看其是否就此起身，还是送往衙门囚禁。等人去后，又故意与和尚谈了一会，方命备马起身。刚被和尚送出，走不多远，便遇蛮兵回报：官差因省里催提犯人太紧，早来被他逃走，又耽搁了半日，现已准备连夜起身。但见犯人伤病均重，恐其死在途中无法交差，现正想雇轿马，无奈土人知道他们向不给钱，饮食自备，还要打骂，得到信息，是有马的全都逃走。太阳已快落山，市集早散，正在为难，向人打听谁家有马和车轿，想抓官差。

凤珠原意打听明了下落，回去逼着丈夫用金银去向官府行贿买放，一听这等说法，再想起那些官差的可恶，忽起杀机，立时喊过四个精明强悍的蛮兵，令将衣装换掉，扮作赶集回来的山民，带上几匹马，分为三起，先装路过，对方一问便讲生意。这些狗差必当山人好欺，一说必成。等他上马，假说抄近，引往野外树林之中除去，将这两人救下。说完，蛮兵带了几个同伴和十三匹马，照着所说，分成三起，往前

走去。凤珠知道对方步行，又带了两个有伤病的犯人，决走不快。回顾来路，人家庙宇均在坡后，并无人迹，便将手一挥，带了手下三四十个蛮女蛮兵，绕往前面荒野树林之中埋伏等候。

那两少年一名王翼，一名时再兴，上辈均是前朝遗民，由蜀西故乡逃来腾冲附近莲山隐居，种了几亩薄田。因奉先人遗命，虽然读书习武，并不求取功名，专以耕田度日。农家生活本极勤苦，二人少年好友，又都慷慨好义，欢喜扶危济困，爱打不平。当地邻近滇缅交界，虽极偏僻，却住有一家姓金的豪绅，本是山民，改土归流业已多年，家财豪富。弟兄二人各有一点功名，因妹子生得美貌，经人拉拢，送与省城将军为妾，非常得宠。恰值正妻病故，又扶了正。当年两郎舅又结了亲家。经此一来，金氏弟兄威势越大，横行城市，无所不为。王、时二人住处离金家二龙庄有三四十里，平日虽有耳闻，心中愤恨，无如强弱相差太甚，相隔又远，从未见过，也就不以为意。

为了耕田所得不够食用，这日同往山中打猎，归途遇见一个穷苦山民号哭飞奔而来。拦住一问，才知那山人蓝山在山中得了一大块麝香和别的贵药，正在高兴，想往市场去换两丈花布、几斗米吃，不料被金家狗子小阎王金文郎出来打猎撞见，硬说他是偷盗而来，强夺了去，还要鞭打。蓝山跑得极快，业已逃走，因舍不得那块麝香，逃时气不过咒骂了几句。狗子大怒，带人由后追来。因与二人相识，知其肯帮苦人出力，哭求相助。话还没有说完，狗子已带了几个恶奴赶到。二人到底年少气盛，一时激动义愤，迎上前去。因见对方人多，心想擒贼擒王，一出手先将狗子擒住，打了一顿，立逼狗子将所夺麝香还有一大块茯苓一齐还与蓝山，并令恶奴退远，立下重誓，不再欺压善良，方始罢休。狗子迫于无奈，只得照办，众恶奴也被吓退，不敢上前，白吃了一顿苦头，带着重伤哭了回去。

金氏弟兄只此独子，闻报大怒，当夜便与官府商计，卖盗攀赃，说二人是杀人强盗，将人捉去，关在监中。因当地官府心肠较软，虽不肯驳他面子，终觉二人不过年少喜事，好打不平，罪不至死，不肯往死里办，二人也不肯招。金氏弟兄心疼狗子，又因多年威望，连家中养的狗都无人敢于欺侮，这两人如此大胆，将狗子打成重伤，如不杀以立威，面子难看。因恨地方官不肯尽心，连夜命人骑了快马去往省城告知妹子，强着妹夫派人将这两个犯人提往省城当强盗办。那将军本就惧

内，狗子又是他新选中的女婿，闻报大怒，哪还管甚伤天害理，立发令箭火牌，专差来提，准备押到省城严刑处死。

二人虽因那官不肯造孽问成死罪，受刑也不甚重，但是钱可通神，在牢中困了数月，吃了不少苦头。天气又热，本就有病，来的官差狐假虎威，再一虐待，途中非打即骂。这日一早行经腾越城外，二人自知此去必死，忽然乘隙逃走。饥疲交加，人又有病，四肢无力，好容易扭断枷锁，逃出毒手，余力已尽，一路掩藏，逃到庙的后面，越墙进去，在厨房中偷吃了点东西，藏向草堆之中，被和尚发现。满拟出家人必肯方便，自己周身是伤，病还未愈，也实在走不动，正向和尚商量暂避一日，不料暗中已去引了人来。二人戴上重枷镣铐，知无幸免，走时悲愤填胸，还口喝骂，又挨了一顿毒打，越发寸步难行。走出不远，两次想要自杀，均被官差拦住。看出伤病太重，恐在途中死去，无法交差，这才改说好话，一面到外寻找车马山轿。无奈这些土人均怕应官差，是有车轿骡马的纷纷藏避。天已不早，正在路旁为难，一面命人去往左近民家打听轿马，忽见两个山民骑马走过，身后还有三匹空马，忙即喊住。

山人原是蛮兵假扮，知道这些官差言而无信，恐被识破，开口便要大价，并说后面还有伙伴，共有十来匹马，钱少却不肯去，又只肯送出七八十里，远了不去。众官差表面全都答应，准备到了前途再用官家势力威逼。果然不多一会，又有山民带了空马走过，连山人所骑共是十三匹马。内有两个山人推说急于回家，各自走去。众官差哪知利害，因听同行山人说有小路可以绕走，要近得多，免得错过宿头，想乘夜凉多赶点路，早日回省讨主人喜欢，心想自己共有七人，多半都会武艺，不怕山人闹甚花样。说定，便由山人引路起身。

王、时二人已被绑在马上，一口气跑出十多里。众官差中有一老年捕快比较机警，觉着山径险恶，树林甚多，荒野无人。又见二山人动作轻快，看去颇有力气，一前一后不时用土语互打招呼，面带诡笑，心中生疑，刚纵马向前厉声喝问：“你这东西把我们领到哪里去？如何这样荒凉？想作死么？”山人还未及答，前去二人突由林中迎面飞驰而来，见面也不理人，与当头山人微一招呼，便纵马反身驰去。老捕快看出不妙，正喊：“诸位总爷弟兄留意，快些将马勒住，取出兵器准备！这几个东西不是好人！”忽听林中芦笙吹动，众官差也全警觉，耳听身后